

近日,译林出版社正式推出“李锐作品”系列合集,收录《人间》《太平风物》《无风之树》《永失家园》《比常识再进一步》五部经典力作,完整呈现作家李锐的创作脉络与精神世界,为文学爱好者奉上兼具思想深度与文学价值的阅读盛宴。秉持“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的创作理念,李锐的作品向来量少质精,备受文坛推崇。此次推出的合集涵盖重述神话、黄土挽歌、岁月往事、智识之思四大主题,既生动描摹山西百年历史风物,又饱含沉郁悲悯的人文气息。其创作跳出传统现实主义窠臼,直面天地不仁的根本境遇,深刻叩问“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的终极命题,作品兼具独特的寓言向度与强烈的思想张力。



新书上架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增订本)

王德威 著 宋伟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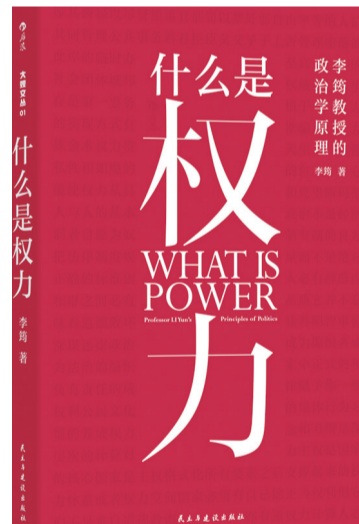
本书借“五四”以来已有的研究成果,试图对晚清小说做更深入的考察。作者将“晚清”的时代范围扩大至鸦片战争以后,并力求打破以往“四大小说”或“新小说”式的僵化论述。文本诠释之外,本书更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文化场域,就其中的世变与维新、历史与想象、民族意识与主体情操、文学生产技术与日常生活实践等议题,展开激烈对话。书中的四章专论——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科幻奇谭——因此不限于文类研究,而是指向四种相互交错的话语:欲望、正义、价值、真理。这四种话语的重新定义与辩难,足以呈现20世纪中国文学及文化建构的主要关怀。初版于2005年,在学界引起广泛反响。此次出版增订本,增加作者的新文章《没有五四,何来晚清》,补充了反向维度的深层思考。



《什么是权力》

李筠 著 后浪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面向初学者的政治学入门著作,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通过通俗化的语言,帮助读者理解政治现象背后的逻辑机制。作者以假设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为枝干,以生动的语言和鲜活的案例为载体,一步步推演,深刻地揭示了政治学的种种抽象原理,说明了我们与政治如何密不可分,带你看清被表象遮蔽的政治世界。



《停不下来的我们,慢得下来的世界》

胡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资深女律师的独行游记,记述了作者“慢下来”后的旅途故事。横跨20年的“行走成长史”以时间为轴分为三部分,记录了职场期的“偷闲旅行”,详述了退出律师行业后的深度漫游,总结了独行经验,探讨孤独与包容、传统与现代等深层命题,让旅行成为自我认知的镜像。



本版撰稿 青岛早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洁

『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

李锐作品合集日前出版 五部力作勾勒作家精神图谱

李锐1950年生于北京,是与新中国文学共成长的“同时代人”。1969年他奔赴山西吕梁山区,以农民、工人的身份扎根基层,这段经历让他窥见最真实的中国大地与民间百态,也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现实根基与深厚的情感底色。截至目前,李锐已发表作品近三百万字,著有《厚土》《旧址》等多部经典,2004年荣获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文学成就获得国际文坛认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称其为“中国一流的作家”,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则赞叹其作品聚焦人间苦难却不囿于现实主义框架,直面生命根本境遇的思考赋予小说独特的寓言特质。

译林出版社自2022年起便着手系统梳理李锐的创作脉络,历经数年筹备推出这套合集。合集兼顾小说代表作与散文精选集,全面展现李锐作为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多重面貌,为读者深入了解这位知名作家的精神图谱提供了完整范本。

《人间》是李锐与妻子、“中国好书”作者蒋韵的首度合作,以爱之笔重述《白蛇传》并打破传统叙事框架。作品以当代为起点穿越千年又回归现实,采用多线叙事视角,情节交错呼应,对白素贞、法海等经典人物的塑造更趋丰满复杂,诠释了“人间由每一个游历生灵共同定义”的深刻内涵。

精彩摘读

被剥夺与被掩饰的 文/李锐

关于文学的衰落,文学的失去“轰动效应”,已经被人们说了好几年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文学曾经大红大紫地“轰动”过,“昌盛”过。遥想当年“曾经阔气过”的日子,总是很容易让人感慨,很容易让人得出很容易的结论。最流行的结论是: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澎湃淹没一切,当然也就淹没了文学。高深一些的理论家们的高深的结论是:随着消费社会和现代化的到来,中国人已经面临着“后现代话语”的困扰,中国真正的作家们正在一鼓作气地“逃离权威话语、经典话语的规范”,一句话,是作家们自己躲开了“轰动”和“昌盛”的中心,是作家们自己心甘情愿地站到“边缘”上去的;一句话,言不称“后现代”的作家,都不是作家,最多也只能算是过时的作家;不能以“后现代”来标定的作品,都不是作品,最多也只能算是赝品。

前一个说法比较悲壮,说“衰落”是因为被迫。后一个说法比较潇洒,说“轰动”是自己扔下的一块过时的破布。我对这些结论都不大相信。

欧洲大陆泡在商品社会的大海里几百年了,怎么他们那儿的文学非但没有被淹没,反而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师,涌起一次又一次的文学浪潮呢?拉丁美洲的作家们长期处于军事独裁和商品大潮的双重压迫之下,怎么他们非但没有“逃离”,反而引发了世界瞩目的“文学爆炸”呢?当我们像喝可口可乐一样舒服而潇洒地“逃离”的时候,我们所逃离的内容和对象是不是和别人背道而驰呢?当我们在纸上表达自己“文本”意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正在为自己对严酷现实的逃离,树起一面自欺的大旗呢?当文学的产生不是源于最真实最真实的人的处境,不是源于最真实也最直接的精神和情感的处境,而是源于一种好听的理论的时候,那个文学除去自欺和自娱的作用而外,可还有一丝一毫的人的尊严吗?

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非因为它仰仗轰动和权威,更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因为它在对生命的表达和追求中,无意间深深地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